

古悦新喜

谷雨花开，照见千年风雅

潘鲁生

“谷雨洗纤素，裁为白牡丹”，在这个雨生百谷的节气里，牡丹绽放成为物候变迁的一部分。黄河流域的百姓将牡丹花开视为春耕完成的标志，这朵“大花”积累着农事历法的智慧和感喟自然与人生的诗情。

古往今来，浩浩汤汤的黄河与长江滋养的沃土，孕育了雍容华贵的牡丹。江河奔涌、厚土淤沙，牡丹盛放，这雄浑壮丽之景不仅是古老农耕文明的剪影，更充满了跨越历史的昂扬生命力和沉雄博大的精神感召力。正因如此，山东菏泽、河南洛阳、四川彭州等拥有悠久栽培历史的牡丹产地，还保留着年年举办牡丹花会的习俗。花会上，牡丹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400多个品种的千娇万态被集中展示。脂红流丹，赵粉含羞，残雪如玉，初乌润墨，豆绿若仙……有“国色天香”之誉的牡丹，或富丽，或素雅，或娇艳，美到令人流连忘返，更入诗入画，代有佳作传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便在家乡菏泽开始牡丹写生。年少时画牡丹，尤其喜欢临摹牡丹图谱上的工笔、没骨、小写意。随着年龄增长，更爱画眼中所见的牡丹、心里所想的牡丹，因为这家乡的“大花”，中华之花中，有画不尽的家乡生活记忆和民族文化精神。如此也不难理解，历史上以牡丹为题而成就卓然气派和风格的名家巨作，无不饱含对时代、人生最深刻、真挚的情感。

宋代院体画以工笔写实绘牡丹，勾勒细腻赋如生，设色浓丽雅致，画风工整严谨，通过对物象的极致写实表现宋代院体画所追求的“真实感”。画家以绢素为镜，照见万物生息的天道秩序，不仅是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视觉化，也作为“太平丰裕”之符号，成为家国昌盛繁荣的象征。明代，徐渭以泼墨大写意颠覆传统，用水墨替代设色，凸显牡丹“劲骨刚心”的精神内核。其以逸笔取代工笔，笔下枝叶恣肆狂放，甚至“以衰草败叶之态入画”，借此表达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世俗富贵观的解构，从而将牡丹从宫廷装饰转化为文人精神的载体，牡丹之画也由文人审美实现了对宫廷趣味的超越。

至近代，吴昌硕以金石篆籀之笔入画，牡丹枝干如



▲牡丹图(中国画)

宋代佚名

铁，花瓣浑厚，设色浓烈如朱砂点染，形成“重、拙、大”的金石气象。其《牡丹图》中，红黑对比强烈，枝叶如篆书笔意盘曲，将牡丹的富贵升华为雄浑苍劲的生命力。这种充满金石味的生命气象，实为海派商业文化与传统文人趣味的奇妙融合。齐白石更进一步，借鉴民间年画的对比手法，以墨叶衬托红花，创造出“红花墨叶”的程式语言。其以湿笔晕染表现雨后牡丹花叶的下垂之态，黑色氤氲中透出清新野趣，并常题“大富贵亦寿考”，将牡丹的象征意义世俗化，融入民间对平安吉祥的朴素祝愿，反映了近代中国审美从文人雅趣向市井烟火味的过渡。可以说，牡丹既有“国色天香”之冠冕，也扎根于菜畦篱笆之间，花瓣上沾着晶莹的露水，根脉扎在泥土的深处，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花入画，不只在其形，更在其神，牡丹的富贵或野逸，主要在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

觉知。

从精神向度来理解，牡丹在我国磅礴的艺术长河中，既有《洛神赋图》中作为仙姝化身的神性象征，也有明清瓷器上“凤穿牡丹”的世俗祈愿，既蕴含花开富贵的物质向往，也寄托“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的精神追求。可见牡丹所承载的中国式审美是一种丰富的和谐：追求富丽堂皇的世俗圆满，崇尚“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节，工笔写实可以展现其自然之美，写意笔墨可以抒写其野逸之气。这种“花非花”的文化意象，早已超越植物学范畴，其“国色天香”之誉，依托视觉的华美，更在于它“长一尺，退八寸”的生长特性，凝聚了中国人对生命繁榮、人生智慧、文化传承的期许。

反观当下牡丹题材绘画，尚存在“艳俗化”问题，显现出对牡丹内在精神的把握和表达存在不足。对“美”的感知和领悟是一个不断抵达的过程。从“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倾城之恋，到齐白石“大富贵”的市井情怀，牡丹作为中华审美精神的一种象征，其艺术世界博大深沉。所以，状牡丹之美，还需“浓丽有骨”，传其气韵。诗画之境，雅俗之思，在中国艺术传统的承扬中极为重要。如恽寿平以没骨法融合工笔与写意，吴昌硕以金石味贯通书画，牡丹画境的高贵典雅，植根于创作者诗、书、画、印的整体修养。总之，牡丹之国色风华，不在于笔墨的繁简或色彩的浓淡，而在于能否以一朵花照见中华美学的千年风雅。

谷雨时节，春汛漫过淤积的黄土，花团锦簇的牡丹在风中摇曳，让我再次怀想牡丹入画的历程。记得学画时，先生常说“画牡丹要听见黄河水响”。其实，画的是“大花”，更是孕育花朵的这片水土、生活和精神。牡丹根系能穿透数米厚土汲取养分，中国艺术家也始终在历史沉淀与时代浪潮的交汇处，寻找属于这个民族的美学表达。正如黄河水奔流不息，谷雨牡丹年年盛开，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始终充盈着新的生机。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牡丹水仙图(中国画)

吴昌硕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驱动着青年人用足迹丈量成长。在浙江丽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大一新生与龙泉青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同设计文创产品，让千年技艺焕发新韵；在江苏宜兴，雕塑系学生与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为当地创作公共艺术、设计农产品包装，用艺术唤醒故土情思；在山西灵丘，环境艺术系学子深入考察红色遗址，为红色文旅提供活态转化利用思路……

这些社会实践

成果，是4年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将艺术教育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积极探索。“让艺术生长在大地上”，形象概括了这些社会实践共有的特征，成为展览响亮的名称。这场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展览，通过绘画、设计、影像等多种形式，集中呈现了艺术赋能宝藏家乡的时代新象。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家乡都蕴藏无穷的宝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充分整合资源，打造“大美育、大思政、大课堂”，鼓励学生走进乡土中国深处。青年学子发挥专业优势，深情诠释自己对“宝藏家乡”的理解，有的围绕福建漳州城市文化与非遗设计文创产品，有的深入四川阿坝开展传统手工艺调研，有的助力浙江常山花山公共艺术规划等。这些实践将家乡的情韵、美育的笃实与思政的深邃熔于一炉，让青年在躬身实践中体悟“艺术何为”的真谛，在汗水浸润里筑牢“心中有人民”的信仰。

与火热艺术实践相呼应的，是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推出的“我的宝藏家乡”系列作品。描绘34个省级行政区人文风物、时代新貌的34张精美插画及相关动画作品，既有写实风格的细腻还原，也有装饰风格的大胆创新，氤氲着来自各地的烟火气。这组作品大多由年轻人完成创作，同样以青春力量为宝藏家乡注入新活力，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艺术如何生长在大地上。系列创作还是新闻主题传播艺术化表达的一次全新探索，不仅形象展现了大美中国的壮丽多彩，更体现了美术与传播双向赋能的广阔前景。

当展厅灯光亮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创意与审美，更是青春理想的璀璨星河。一件件展品共同折射出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培育人才综合创新能力的实效，让人们看到艺术扎根社会、服务人民的巨大潜力，看到青春在奋斗中绽放的绚丽之花。走进展览，即走进跃动的时代，走进广袤的中国。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白茶一号”茶园——茶香犹在手
系列组画(油画)

邱琳

茶气墨韵中的生命美学

刘耕

“诗写梅花月，茶煎雨春。”谷雨前后，茶树经春日阳光雨水滋养，芽叶肥壮鲜嫩，香气浓郁。此时，与三五好友共品谷雨茶，延续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堪称乐事。

谷雨品茶，由来已久。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将饮茶发展为一种充满审美意趣的生活方式。至明代，饮茶习俗由传统的煎茶、点茶转为煮水泡茶，谷雨茶因滋味鲜浓而耐泡，成为爱茶人的优选。文人对茶的追求更多了些许意趣，转向茶事的意境和氛围，并以谷雨茶事入画，其中尤以文徵明为代表。当我们欣赏文徵明《茶具十咏图》时，会发现隽永的茶道美学，早已深植于中华文化基因之中。

1534年，谷雨前三日，64岁的文徵明因病未能参加茶会，但得好友佳茗之馈，便在家中汲泉烹茶，自得其乐。为此他特作《茶具十咏图》，并赋诗十首，追和唐代皮日休、陆龟蒙的咏茶诗，将自己的品茶之事与贤士趣味相接，别有一番历史况味。画面中心，竹篱围出一方院落；素雅书斋中，一位文士悠然独坐，身畔有茶壶茶盏；一名童子在侧室煮水。整幅作品意境空灵闲静，寄托着画家超然物外的人生旨趣。画中题诗与画面意境交融互渗，

传递出文人心境——品茶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追求心灵的澄澈与超越。

文徵明相关画作，还有《茶事图》和《品茶图》(局部见左图)。二者画面与《茶具十咏图》相似，只是由一人独坐品茗改为两人对坐茶叙。书斋外更有友人踏过小桥，前来访问，烘托出从得茶到品茶的欣然之乐。

除了文徵明，明代的沈周、唐寅、仇英等亦创作有“茶事图”，寄托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茶之“味”，成为弥漫画面的审美意境——茶助人清醒，用明澈的心灵朗照万物。

细读这些画卷，会发现明代文人用茶气墨韵构建着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美学，这种不负美好的态度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

如今，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潇洒惬意的茶事焕发新生机。从红遍社交媒体的围炉煮茶，到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茶始终是植根于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不仅在古老画卷中生发，也在当代数字世界中延展。

谷雨是春天的谢幕礼。泡杯谷雨茶，品味中国画，愈发能体会中华美学的魅力。那是沧海横流，依旧天真烂漫的笑容；那是花开花落，始终乐观笃定的宁静。

赏名园 乐林泉

朱育帆

4月阳光明媚的一天，登故宫午门入西雁翅楼，不远处便是一面隔墙，透过墙上一圆形漏窗可以窥见展厅内部：一飞天银线宛如悬天曲水，奔泻而下。此情此景便是为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而举办的特展“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上的一幕——雅集。

展厅以S形设计营造出流水般的立体空间曲线(见右图)，彰显曲水与雅集的渊源。1600多年前，山林之中、水滨之畔，“兰亭雅集”在一觞一咏中为上巳节俗注入“雅”的内涵。雅集，成为文化赓续的特色媒介。曲水作为一种标志性形式，由此与雅集密切关联。

“兰亭雅集”后750年，北宋刊行崇宁本《营造法式》，书中出现了“流杯渠图”，将“曲水流觞”以官订的方式由一处自然风景转换为既定的造园内容。在展出的故宫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烫样中，可见



▲“白茶一号”茶园——茶香犹在手
系列组画(油画)

邱琳

意表达。园林，则浓缩了人类对自然山水的美好创想，“乐林泉”的主题，意在诠释中外文明在园林中寄托的精神追求。

展览以园事为线索，通过雅集、鉴藏、游山、静修、观花、畅游6个方面，串联起中外园林文化展示动线，并搭配相关展品，如故宫博物院藏“造云石”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油画《美第奇宫的柱廊和花园》相应，展现中西园林与鉴藏的关系；故宫宁寿宫花园遂初堂前的灵璧石与意大利

埃斯特庄园中的台地相应，展现中西园林不同的游观体验……它们共同为观者带来一场中西园林的通景对话之旅。

无论古今中西，园林始终回应着人类对精神栖居的诉求，它既是物理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镜像与折射。当代的林泉之乐，当能观照更多人对理想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高品质追求。

(作者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林泉”，是中国古人对自然山水的诗

网友说，踏入江西南昌钟书阁，仿佛走进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书店。镜面化作波光粼粼的赣江，书柜便是屹立其中的层峦叠嶂，光影交错中，知识的崇高感与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的地理气概形成双重隐喻。

